



十七年百部小说批判

武汉大学中文系62级《延河公社》

湖北省文联红色造反团



利用小說进行反党活动，是
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
总要先造成輿論，总要先做意識
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
这样，反革命的階級也是这样。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
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进行
批判，决不能让它們自由泛滥。

毛澤東

前言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出的这一英明的论断，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利用文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

建国十七年来，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实现他们在中国篡党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一直紧紧地控制着文艺部门，使之成为替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先头阵地。在刘少奇的直接指挥下，周扬之流在文艺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明目张胆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疯狂地推行一条又粗又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他们几乎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文艺形式（其中，也包括小说），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各路进攻，通过艺术形象，全面地鼓吹刘少奇的种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密集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射出了一支又一支毒箭。真是坏事做尽，罪不容诛！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刘少奇、周扬之流在文艺界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在他们指使和支持下炮制出笼的反党大毒草，必须彻底铲除；受他们文艺黑线影响而写出来的错误作品，必须彻底批判；被刘少奇、周扬之流搞得妖雾重重、黑浪翻翻的文艺阵地，必须坚决地夺过来，夺过来，夺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来，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永远永远地飘扬在社会主义的文艺阵地上！

为了提供一些批判线索，我们编辑、整理了这份《十七年百部小说批判》，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参考。由于我们思想水平和阅读范围有限，这份材料一定会有不少遗漏和错误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并提出补充和修改的意见。

武汉大学中文系67年毕业班三司革联“延河公社”1968年6月

目 录

1. 刘志丹(李建彤).....	2
2. 保卫延安(杜鹏程).....	3
3. 青春之歌(杨沫).....	3
4. 一·二九进行曲(王林).....	4
5. 红色的安源(彭永辉等).....	4
6. 秋收起义(柯兰).....	4
7. 朝阳花(马忆湘).....	5
8. 红军不怕远征难(陈靖、黎白).....	5
9. 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	6
10. 小城春秋(高云览).....	6
11. 晋阳秋(慕湘).....	7
12. 火种(艾明之).....	7
13. 辛俊地(管桦).....	8
14. 清江壮歌(马识途).....	8
15. 战斗的青春(雪克).....	9
16. 红旗谱、播火记(梁斌).....	9
17. 我的一家(陶承).....	10
18. 风雨桐江(司马文森).....	10
19. 破晓风云(臧伯平).....	11
20. 在大革命洪流中(朱道南).....	11
21. 三家巷、苦斗(欧阳山).....	11
22. 红日(吴强).....	12
23. 铁道游击队(刘知侠).....	12
24. 平原枪声(李晓明、韩安庆).....	12
25. 桥隆飙(曲波).....	13
26. 长城烟尘(柳杞).....	13

27. 破晓记(李晓明、韩安庆)	14
28. 战斗到明天(白刃)	15
29. 踏平东海万顷浪(陆柱国)	15
30. 源泉(丁秋生)	16
31. 屹立的群峰(古立高)	16
32. 苦菜花(冯德英)	17
33. 迎春花(冯德英)	17
34. 变天记(张雷)	18
35. 山河志(张雷)	18
36. 山乡巨变(周立波)	19
37. 在茫茫草的原上(玛拉沁夫)	19
38. 红路(札拉嘎胡)	20
39. 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	20
40. 上海的早晨(周而复)	21
41. 大地回春(刘溪)	21
42. 文明地狱(石英)	22
43. 血染三条石(王锡荣、李家祿)	22
44. 东风化雨(羽山、徐昌霖)	22
45. 黄浦春潮(程造之)	23
46. 浮沉(艾明之)	23
47. 乘风破浪(草明)	23
48. 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	24
49. 勇往直前(汉水)	24
50. 大波(李劫人)	25
51. 死水微澜(李劫人)	25
52. 暴风雨前(李劫人)	25
53. 李自成(姚雪垠)	26
54. 太行风云(刘江)	27
55. 春回地暖(王西彦)	27
56. 枫橡树(王英先)	27

57. 铁木前传(孙 犁)	27
58. 桥(刘澍德)	28
59. 美丽的南方(陆 地)	28
60. 三里湾(赵树理)	29
61. 山乡巨变(周立波)	29
62. 红色的果实(马 加)	30
63. 东方红(康 濯)	30
64. 金沙洲(于 逢)	30
65. 水向东流(李满天)	31
66. 大地的青春(蔡天心)	32
67. 风雷(陈登科)	32
68. 黑风(王汶石)	33
69. 归家(刘澍德)	33
70. 香飘四季(陈残云)	34
71. 下乡集(赵树理)	34
72. 禾场上(周立波)	35
73. 丰产记(西 戎)	36
74. 李双双小传(李 准)	36
75. 过渡(沙 汀)	37
76. 我的第一个上级(马 烽)	37
77. 风雪之夜(王汶石)	38
78. 农村纪事、两个队长(吉学沛)	38
79. 南行记续篇(艾 芜)	39
80. 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茹志鹃)	39
81. 三月雪(肖 平)	40
82. 普通劳动者(王愿坚)	40
83. 黎明的河边(峻 青)	41
84. 长长的流水(刘 真)	41
85. 小黑马的故事(袁 静)	42
86. 宝葫芦的秘密(张天翼)	42

87. 狼透铁(柳 青)	43
88. 团圆(巴 金)	43
89. “强盗”的女儿(刘 坚)	43
90. 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张黑七上西天(陈翔鹤)	44
91. 杜子美还家、顾母绝食、鲁亮侪摘印(黄秋耘)	45
92. 杨慎与黄娥(刘知渐)	45
93. 歌声(玛拉沁夫)	46
94. 卖烟叶(赵树理)	46
95. 代理人(康 濯)	47
96. 开顶风船的角色(任斌武)	47
97. 在厂史以外(舒 群)	47
98. 在软席卧车里(欧阳山)	47
99. 四个读书人(吉学沛)	48
100. 祁连山下(徐 迟)	49

十七年 百部小說批判

一、《刘志丹》(长篇小说)著作:李建彤。计划于1962年10月正式出版。此前,《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曾刊载其中一章些节。

这株大毒草是在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精心策划下,在刘邓黑司令部的庇护支持下,由习仲勋挂帅,伙同周扬文艺黑帮,经过长达八年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后,炮制出笼的。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反革命黑书《刘志丹》,是刘邓黑司令部以及为他们所庇护的习仲勋反党集团,利用小说制造舆论,阴谋实行篡党篡政的重大罪证之一。它大肆篡改并伪造历史,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创建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逐步发展壮大,引导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铁的历史事实,极力散布反动的“陕北革命中心论”,荒谬地把一九三五年前的陕甘苏区,写成是“全国革命的缩影”、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并颠倒黑白,把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挽救了陕北根据地免于丧失的事实,反写成是陕北根据地“救”了中央;它居心叵测地抬高刘志丹,把他写成为中国革命的先知先觉,并狗胆包天,竟然把毛主席关于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红军建军原则和军事工作、战略和战术、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等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光辉论述,剽窃过去,偷天换日地全部安到刘志丹身上,以此达到贬低和否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目的;它疯狂地美化反党头目高岗(书中化名崇岩,后改名罗炎),把他写成是代表正确路线的重要领导人,妄图借此为高岗翻案;它无耻地吹捧和突出以习仲勋为首的一伙高岗反党集团漏网分子,以适应刘邓黑司令部反革命复辟需要。这部反党黑书,还影射现实,直接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彭德怀右倾机

会主义反党集团翻案。它假借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恶毒地把三面红旗诬蔑为“‘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书中生硬地编造了一个李拐子搞集体农庄的故事，来影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出笼，是建国以来一桩时间最长、活动最猖獗的反革命事件。在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严正地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亲自宣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死刑！

二、《保卫延安》（长篇小说），作者：杜鹏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

大毒草《保卫延安》的全部立意，就是无耻地吹捧篡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彭德怀。这本一开始就在彭德怀的“指示”下炮制出来的黑书，采用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蓄意抹煞和否定毛主席留在陕甘宁边区直接指挥举世闻名的陕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壮举，无耻地把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战争的丰功伟绩归之于彭德怀，大树特树这个老牌机会主义者的形象，把他肉麻地吹捧为“天才的军事家”、“伟大的军事家”、“西北战场的统帅”；把这个在军事上一贯搞冒险主义的赌徒美化成为“善于在艰难困苦的关头扭转一切危机的局面”的“救世主”，把这个灵魂深处浸透了个人主义毒液的伪君子，通过许多精心编造的细节，打扮成一个思想境界十分崇高、有着伟大风度的革命家，什么象“普通劳动人民一样质朴、敦厚”，“象父亲般的关怀”，“哪怕和彭总接近一分钟，也能从他思考问题、处理事情中，从他的生活方式和一举一动中学到很多东西”等等。这部黑书，还根据彭德怀篡党篡军的政治需要，疯狂地宣扬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军阀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三、《青春之歌》（长篇小说），作者：杨沫。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

这部由黑帮分子蒋南翔、杨述等提供素材进行创作的大毒草，它歪曲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绝口不提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其决定性的领导

作用，极力为刘少奇、彭真和被他们所控制的北方局树碑立传。把这一伙机会主义分子标榜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小说把小资产阶级美化成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救世主”。通过对林道静的歌颂，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相结合的英明教导，露骨地宣扬刘氏脱离工农、脱离工农革命斗争的《修养》道路。充斥于小说始终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爱情是它的主线，革命只是陪衬而已。

四、《一二·九进行曲》（长篇小说），作者：王林。连载于1963年10月——1964年底《新港》。

一二·九运动是在我党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在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鼓舞下爆发的一次革命运动。小说歪曲历史，用心险恶地把刘少奇的一段黑话作为提纲全书的卷头语，为刘贼树碑立传。狂热地宣扬王明、刘贼的阶级投降主义，把一切乌七八糟的人都描绘成“爱国者”，并且从根本上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地位，极力夸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公开对抗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伟大指示。

五、《红色的安源》（矿史），作者：彭永辉等。1959年和1960年由江西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

这株大毒草是江西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奉刘少奇之命，打着“迎接国庆十周年”的幌子，实为刘少奇树碑立传，为他篡党篡政制造舆论而炮制出笼的。黑书通篇歪曲事实，长篇累牍地吹捧中国的赫鲁晓夫，把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安源大罢工的伟大业绩，一古脑儿记在刘贼名下，并且竟然无耻地把这个出卖工人运动、扑灭安源煤矿工人革命怒火的大工贼封为领导罢工的英明“领袖”和工人阶级的“救星”，甚至还借工人之口，把他称为“万岁王”。在为刘少奇树碑立传的同时，黑书狂热地宣扬臭名昭著的刘氏“剥削有功”、“劳资合作”的反动谬论。

六、《秋收起义》（长篇小说），作者：柯兰。连载于1961年——1962

年间的《湖南文学》。

《怒潮》式的反党黑货。创作素材，多为叛徒和反革命分子提供，并曾得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自立等的支持与“启示”。小说借写湖南革命斗争史为名，行为叛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彭德怀之流）歌功颂德之实。全书肆意歪曲毛主席的正确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恶毒地诬蔑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秋收起义。把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写成是脱离党的正确领导、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把革命战士写成是充满封建色彩的江湖侠客和绿林好汉。书中大肆渲染革命战争的“残酷”和“灾难”，满纸充斥着“恐怖”、“凄凉”、“悲观”的气氛，以此涣散军心，瓦解斗志。此外，小说还借描写秋收起义的凄惨景象，含沙射影，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七、《朝阳花》（长篇小说），作者：马忆湘。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

这株大毒草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背景，描写一个医疗单位的长征历程，极力吹捧当时窃居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为他篡党篡军制造舆论准备。小说使尽了歪曲历史，捏造事实的伎俩，把这个反党篡军的大土匪、大野心家肉麻地吹捧成长征的带路人，红军的缔造者，人民的救星，力量的源泉；把这个老机会主义者打扮成一个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狗胆包天地吹嘘他在遵义会议之前和以后一贯执行的是一条正确路线，妄图以此否定遵义会议，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特别不能容忍的是，小说居心险恶地把贺龙描绘成一条“龙”——封建社会里“真命天子”的象征。

八、《红军不怕远征难》（长篇小说），作者：陈靖、黎白。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出版。

写的是红二方面军一支先头部队长征的故事。小说绝口不提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领导，绝口不提一方面军的先锋作用，而一味肉麻地吹捧和歌颂大野心家、大土匪贺龙。

九、《六十年的变迁》(第一、二部)(长篇小说),作者:李六如。作家出版社1957年、1961年先后出版。

反党小说《刘志丹》式的大毒草。它以描写清末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和大革命等史迹为幌子,而为地主资产阶级大唱赞歌,为作者自己——一个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客和可耻的叛徒树碑立传。小说的作者,狗胆包天,毫无羞耻地在作品中进行自我吹嘘,并以此肆意贬低、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他居心叵测地歪曲事实、伪造历史,剽窃伟大的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光辉的创见和不朽功绩,竟然安在自己(即小说中的主人公季交恕)身上,胡说什么季交恕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提出了“笔杆子和枪杆子都要”的理论,“干革命”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对付敌人“要学会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的本领,还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为革命而死是有价值的”;他不厌其详地夸大和渲染季交恕的所谓安源之行,而对毛主席去安源领导工人运动的事迹则寥寥几笔带过;他以极为轻佻的态度,描写季交恕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所谓交往情况,在书中,这个季交恕竟然无耻地以“先辈”的姿态,对毛主席指指点点,许多问题毛主席还得向他请教。真是狂妄至极,反动透顶!此外,这株大毒草还用大量的篇幅美化地主资产阶级的季交恕和他的地主婆母亲,把他们残酷剥削工人、农民的罪恶丑史,写成是和衷共济,“劳资两利”的革命行动,大肆贩卖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的黑货。

十、《小城春秋》(长篇小说),作者:高云览。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

小说以一九三〇年五月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期间,由大叛徒陶铸、王德“领导”的厦门大劫狱为背景,竭力鼓吹这一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行动,为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歌功颂德。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作品的炮制者、叛徒、资本家高云览居心险恶地把事件发生的时间推移到一九三六年即遵义会议以后,企图以此一方面为陶铸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开脱罪责;另一方面恶毒地将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强加在我们

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上，将立三路线指导下的盲动，冒充成是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的革命行动，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的莫大诬蔑，是向毛主席直接发起的猖狂进攻。这本黑书，还通过书中人物，猖狂反对毛主席的武装斗争的光辉思想。直接贩卖刘少奇的投降主义、活命哲学、叛徒哲学。

十一、《晋阳秋》(长篇小说)，作者：慕湘。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62年出版。

小说以所谓山西抗日救亡运动为题材，卖劲地歌颂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大军阀阎锡山和大叛徒薄一波相互勾结、共同经营的军阀、汉奸、特务加叛徒的反动集团“牺牲救国同盟会”；狂热鼓吹閹匪为维持国民党反动统治，并想积蓄反动力量、准备挑起内战、最后依靠帝国主义而提出的反共反人民的卖国口号“守土抗战”；狂热宣扬王明、刘少奇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把叛徒伙同卖国贼破坏抗日救亡运动的罪行，美化为“丰功伟绩”，并无耻地为之著黑书立假传。

十二、《火种》(长篇小说)，作者：艾明之。作家出版社1963年出版。

表面上，好象要歌颂上海工人运动，批判右倾投降主义，实际上，却在疯狂攻击工人运动，宣扬阶级投降。小说对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间上海工人阶级斗争成长过程，进行了严重的歪曲描写。作品不去反映当时革命的主流，特别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上海工人革命运动，而是醉心地大写一个在苦难生活面前抬不起头来的落后工人柳金松的个人奋斗，就是被作者仅仅几笔带过的工人罢工斗争，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在歪曲工人运动的同时，小说还竭力美化叛徒，宣扬刘少奇的叛徒哲学。作品中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人物、上海代理区委书记马介民，完全执行的是陈独秀的一套投降主义路线，并且最后叛变了革命，出卖了组织和同志。可是，小说居然一往深情地为这个可耻的叛徒开罪说情，说他为自己的叛变行为感到难过而伤心痛哭，并说：“这一切，都是蒋介石一个人干的”，“要找蒋介石算账”，“要他交出我们的同志”。这完全是刘少奇的“叛徒也可以革命，可以回到党内

来”的反动谬论的形象翻版。特别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小说作者——中统特务艾明之，本性不改，竟敢明目张胆地在书中为他的老恩主、人民公敌蒋介石树碑立传。他恶毒地篡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颠倒黑白地把北伐战争的业绩，记在蒋介石的名下，把中国共产党放在国民党的从属地位。他使用大量赞誉的词句，无耻地把蒋介石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杀人魔王，描绘成一个为四百万士兵群众所敬仰、爱戴、盛誉满城的“伟大的革命统帅”。真他妈的反动透顶！

十三、《辛俊地》（长篇小说），作者：管桦。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出版。

一部刘记叛徒哲学的艺术标本，它形象地宣扬了“人死了，要原则还有什么用”的反动的活命哲学。作品中的主人公辛俊地，流寇习气非常严重，竟称地主徐怀冰为“大叔”，并经常同地主女儿胡搞关系。为了保存狗命、他不仅厚颜无耻地接受敌人的钱，陪敌人吃喝，而且卑躬屈膝地答应敌人“给八路军办事”。对于这样一个可耻的叛徒，作者不仅不痛加鞭笞，反而非常欣赏他的“机动”、“灵活”，并誉之为“勇敢的民兵”，这是对英勇抗日的广大民兵的莫大侮辱。小说还通过辛俊地和地主女儿桂香的“恋爱”，大肆宣扬阶级调和和所谓“超阶级”的爱的黑货。

十四、《清江壮歌》（长篇小说），作者：马识途。作家出版社1965年出版。

这株大毒草不惜篇幅，去描写一个叛徒陈醒民。由于他的出卖，党的负责同志和一些革命同志被捕入狱，地下斗争遭到了损失；由于他的特务活动，又使狱中斗争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失败。对于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狗特务，作者却百般美化，竭力将他打扮成“抗日宣传中的活跃分子”、“有教养的”“工作很有成绩”的地下党员，并且露骨地赞扬他的叛变行为是“识时务的”。更恶毒的是，书中还把一个原本是叛徒的人物改写成以身殉国的革命烈士，真是反动透顶！整部小说以地下斗争的失败开始，又以监狱斗争的失败告终，拼命地宣扬失败主义。

十五、《战斗的青春》(长篇小说),作者:雪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出版。

露骨地宣扬刘少奇叛徒哲学的活标本。刘少奇曾说,有些变节是“生死关头怕死,但不是叛党”。这本黑书完全就是按照这种叛徒“理论”来描写区委书记胡文玉的叛变的。说他的叛变完全是由于赵青的威逼所致,叛变后又非常动摇。为了替这个可耻的叛徒庇护,作者最后安排他去劝降新的区委书记许凤时,居然大动感情,悲痛欲绝地作了一番忏悔式的表白。而这位新的区委书记听了这个叛徒的表白后,竟然感动得“心如刀刺,热血翻滚”,以致于反过来劝说胡文玉。“革命者”和叛徒之间竟“心有灵犀一点通”了。此书出笼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如获至宝,当面称赞作者写了“有意义”的“三级叛徒”。正是在这些家伙的庇护下,这株渲染战争恐怖、丑化革命人民和军队、贩卖叛徒哲学的大毒草,一版再版,流毒全国。

十六、《红旗谱》、《播火记》(长篇小说),作者:梁斌。中国青年出版、作家出版社1957年、1963年分别出版。

适应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需要相继出笼的《红旗谱》和它的续篇《播火记》,续的是道道地地王明路线的“黑家谱”,播的是一股为错误路线翻案的妖风鬼火。前篇大写特写一九三二年“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领导的保定二师“护校斗争”,并把它作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高潮加以歌颂;后篇更是集中地全面地颂扬了“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下的冀中“高蠡暴动”。暴动以违背毛主席的正确军事思想、发动冒险进攻开始;在起义遭到严重损失后,又以王明错误路线的右倾逃跑主义告终。但是,作者公然把“左”倾盲动路线和右倾逃跑路线的执行者美化为英雄好汉,并向读者宣称:“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便于后一代的学习”,妄图把这条错误路线描写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正宗和主流,描写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旗帜。这是明目张胆地为王明路线树碑立传,并以此攻击、贬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这两本黑书,在为王明错误路线翻案的同时,还极力地渲染战争的恐怖,宣传反动的人性论,宣传阶级投降,合二而一,把镇压农民起义的恶霸地主美化为英勇顽强的“英雄”,把起义农民丑化

为贪生怕死、愚昧无知的“群氓”。

十七、《我的一家》(回忆录)作者：陶承。工人出版社1958年出版。

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宣扬刘少奇的“白区工作有功论”，贩卖不要武装斗争的修正主义黑货，以诋毁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与之相适应，全书大写特写资产阶级反动人情味和母爱，渲染革命斗争的恐怖和灾难，散播和平主义。此书发表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根据主子刘少奇的需要，一眼看中，亲自将其改编成电影，名曰《革命家庭》，流毒中外，深得苏修青睐，曾赏赐修字号“银牌”一块。

十八、《风雨桐江》(长篇小说)，作者司马文森。作家出版社1964年出版。

一部专门歌颂错误路线，通篇又充斥着低级趣味的大毒草。作品所描写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到顶峰时期，福建沿海地区农民和城市人民的斗争生活，以此狂热地歌颂王明路线。尤其恶毒的是，作者为了遮人耳目，竟然偷天换日，别有用心地把故事发生的年代推迟一年，移至一九三五年，即确立毛主席正确路线领导的遵义会议以后，妄图把王明路线转嫁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上，用心何其毒也！整个小说严重歪曲阶级斗争历史，故意把地主土匪武装之间狗咬狗的矛盾，写成高于他们同农民武装之间的矛盾，并且把农民武装的胜利，说成是仅仅由于地主武装之间相互火併的结果，这是对党领导下农民武装斗争的恶意诬蔑。在作者的笔下，贫下中农的形象被歪曲得不象样子，他们简直是一群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或热衷于谈情说爱，或习惯于和白匪军打情骂俏；而在敌人的刺刀下，则又是一群软骨头，不但集体号哭，还集体下跪；更令人发指的是，作者竟将烈士的女儿写成任由敌人蹂躏的“军妖”；至于小说中的所谓“正面人物”——我党地下工作的负责人大林和蔡玉华，更是两个被歪曲的形象。他们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与幻想，住在进士门第，过着剥削阶级生活，而作者却对他们寄予了满腔的热情，歌颂他们，美化他们的糜烂生活。与此同时，小说还狂热地为地

主、土匪、敌特军官树碑立传，绘声绘色地描写他们的“忠贞”、强悍，并且不遗余力地宣扬他们的荒淫无耻的腐烂生活，对广大读者起着很大的腐蚀作用。

一九、《破晓风云》(长篇小说)，作者：臧伯平。长春人民出版社1963年出版。

大肆鼓吹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疯狂对抗毛主席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小说极力美化国民党军队，在作者笔下，参加国民党军队似乎成了劳动人民的出路，而革命斗争，似乎也只有依靠国民党军队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二十、《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回忆录)，作者：朱道南。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出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朱道南以一些纯属杜撰、捏造的“材料”，炮制了这本冒牌的“回忆录”。它通过公今寿等四个山东青年在武汉军校、长沙军校、马日事变以及广州起义等生活片断，以假乱真，颠倒是非，篡改大革命的历史真相，大肆宣扬刘少奇、王明的“从城市到农村”的错误路线。这株毒草出笼后，大受陶铸、周扬之流的重视，为了借此替主子刘少奇效忠，在陶、周主持下，将其改编成“电影脚本”《革命洪流》(又名《在洪流中》、《大浪淘沙》)，并于一九六六年在珠影摄制。

二十一、《三家巷》、《苦斗》(五卷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前两部)，作者：欧阳山。1960年、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先后出版。

这两株大毒草写的是香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广州起义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广州附近的农民运动。作者站在反动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着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幌子，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把轰轰烈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偷换为哥哥妹妹、卿卿我我的言情韵事。被作者呕心沥血所歌颂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周炳，完全是一个十足的革命叛徒，一个灵魂深处发散着霉臭的假工人真资产阶级的“浪子”。正是通过这个丑恶的形象，作品十分露骨地推销阶级调和、人性论、人道主